

第一章 離開我兒子

京城東市的落花坊向來是達官貴人豢養外室的地方，這邊白日裡十分安靜，晚上才會熱鬧起來。

此時其中一個小院子裡，身著繡銀雪緞的絕色美人正倚欄聽風，她生了一張精緻漂亮的瓜子臉，兩彎柳葉眉下一雙桃花眼潑灑多情，鼻梁高挺，嘴唇嫣紅，烏黑雲鬢只用一根白玉髮簪束起，更顯清麗脫俗，彷彿九天之上的仙子，不染凡塵。這便是長寧侯世子幾年前從鄉野之地帶回來的外室。

葉嬾嬾收拾完廚房，出來便看到姣姣癡癡望著緊閉著的大門，以為她在思念長寧侯世子，輕歎一聲，正要安撫兩句，門突然被人叩響了。

「咚咚咚。」

原先有些空茫的眼眸瞬間熠熠生輝，絕色美人坐直身子，忙不迭提著裙擺出去迎接，掠過葉嬾嬾時帶來一陣淡雅的香風，讓人不自覺想要追隨著她。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門開後，看到外面站著的兩人，姣姣笑容頓住，聲音也越來越低。

衣著華貴的婦人儘管戴著黑色帷帽，依舊難掩其雍容氣度，攙扶著她的老嬾嬾腰板挺直，不怒自威，瞧著便是大戶人家伺候的。

她們身後赫然停著長寧侯府的馬車。

姣姣羽睫輕顫，木門上的指尖微微泛白，聲音帶著些許顫抖，像極了即將被抓住的燕雀，「兩位有什麼事？」

「進去說話吧，免得叫人瞧見，再傳出什麼風言風語來。」老嬾嬾看到少女的面容，先是一驚，而後穩住心神，語氣淡淡。

姣姣面上帶了幾分局促，下意識往她們身後的巷子看去。

老嬾嬾姓蔡，是長寧侯夫人身邊伺候的老人，地位自然不一般，哪怕是長寧侯世子她都能教訓一二，更別提區區外室。

她冷嘲道：「世子婚事已定，他這會兒正陪著汝陽王府的郡主，今日不會過來。」

姣姣聽到這話，琥珀色的瞳仁驟然收縮，臉色煞白。

她嘴唇輕輕顫動，似是想說些什麼，最後沉默著往後退了退，讓這主僕兩人進屋。

長寧侯夫人坐到主位，摘下帷帽，越瞧姣姣的長相越心驚。

早在幾年前她便知道兒子在外面養了個外室，那時只以為是小孩子家圖個新鮮，玩玩罷了，那外室還是個半大孩子，聽下面伺候的人說還挺懂事的，從來沒有生出過什麼不該有的心思，也沒勾壞過兒子，她便沒有過問。

此番前來，她原先是打算瞧瞧這丫頭秉性如何，若真是個聽話的，一頂小轎抬進府當個通房也不是不可，若是個有野心的，她便直接料理了，免得生出什麼事端。這會兒看著姣姣這張跟丞相府小姐簡直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臉，長寧侯夫人便知道這丫頭萬萬不能弄進府去，否則不僅得罪了汝陽王府，更是同丞相府結仇。

她跟蔡嬾嬾對視一眼，後者微微頷首，往桌上放了些銀子，「世子不日便要娶親，還養著外室未免不像話，念在妳伺候了他這麼多年的分上，拿了這二十兩銀子遠遠地走了，以後莫要再回京城。」

姣姣神情錯愕，她看了看蔡嬾嬾，又看了看長寧侯夫人，盈盈跪下，哀求道：「夫人，我知道自己身分低微，配不上世子，也不敢奢求名分，只求陪伴世子左右，還望夫人成全。」

長寧侯夫人看著她這模樣，眼中閃過一絲鄙夷。

贗品再逼真，終究是贗品，哪裡比得上丞相府小姐的儀態氣度？只可惜丞相府小姐早早定下親事，長寧侯府日漸衰敗，高攀不起，只得退而求其次，選了郡主。兒子有了岳家幫扶，日後必定能夠平步青雲，她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任何人損害長寧侯府的利益。

長寧侯夫人又看了蔡嬾嬾一眼。

蔡嬾嬾眉頭微皺，「行了，給妳一百兩，妳若識相就拿著銀子走人，若不識相……呵呵，要麼去青樓接客，要麼這會兒便把妳嫁與鰥夫，等妳身子髒了，看世子還要不要妳！」

姣姣臉霎時間白了，身體微微顫抖，彷彿被風雨摧折的嬌花，叫人心生憐惜。畢竟是兒子寵了幾年的女人，若真做到那分上，母子情分也到了盡頭，長寧侯夫人不願為了個上不了檯面的丫頭跟兒子離心，這會兒見姣姣怕了，心中生出幾分滿意，睥睨著姣姣，道：「我給妳三日，若是還不走，就別怪我無情。」

姣姣只得點頭應是。

長寧侯夫人看著她這柔弱無助的模樣，饒是自己做了惡人，也忍不住生出幾分憐惜。

身為長寧侯府的當家主母，她沒少見通房妾室恨不得整日裡勾著爺們廝混甚至想在正室進門前生下長子的齷齪事，更別提外室費盡心機想要進門，眼前這丫頭卻是個乖順的，難怪兒子喜歡。

可想到將姣姣帶進府後的麻煩，長寧侯夫人還是硬下心來，叫蔡嬾嬾攙扶著出去了。

大門再次關上，葉嬾嬾有些不放心的過來，一進屋便看到姣姣伏跪在地上，纖細柔弱的身體微微顫抖，似是難受得狠了，頓時有些不忍。

「姑娘，您別難過了。」葉嬾嬾嘴張了張，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最後只乾巴巴擠出這麼一句來。

她是長寧侯府的老人，也是長寧侯世子特意調來照顧姣姣的，自是明白姣姣為何會得到長寧侯世子的青眼——若非生得跟長寧侯世子的心上人一模一樣，也不會被從那窮鄉僻壤帶來京城。

可正因她長得太像丞相府小姐，長寧侯世子才只將她養在外面，而長寧侯夫人也不願讓她進府，可以說是成也這張臉，敗也這張臉。

「嬾嬾放心，我無事的。」姣姣盈盈起身，雙目含淚，眼尾泛紅，那叫一個我見猶憐。

哪怕葉嬾嬾是個半截身子入土的女人，瞧著她這模樣也忍不住心疼，可她思來想去都不知道怎麼安慰，只得歎息一聲。

「嬾嬾，我心裡有些不舒坦，能自己待會兒嗎？」姣姣軟聲求道。

「當然。」葉嬈嬈點了點頭，轉頭要退下，只是快到門邊，腳步一頓，神色遲疑，「姑娘，世子那邊還沒個說法，許是會有轉機，您可千萬別做什麼傻事。」

姣姣聽了這話，垂下眼眸，「嬈嬈放心，我都省得。」

葉嬈嬈見她把話聽進去了，方才離開。

待到屋裡只剩姣姣一個人，她神色立刻從哀愁徬徨轉換成興致勃勃，還利索地從地上起來，抓起銀子掂了掂，確定當真有一百兩，瞬間樂開了花。

姣姣捧著沉甸甸的銀子在屋子裡轉了一圈，沒藏進專門放銀子的匣子，而是費力將床拉出來，把銀子藏進一塊磚後面，再次封上，方才將床推了進去。

做完這些，她細心清理完痕跡，拍了拍手，滿意一笑。

沒錯，姣姣方才都是裝的，若她不表現得對長寧侯世子情深意切，二十兩便被打發了，哪裡能哄來這一百兩銀子？

想到長寧侯世子，姣姣忍不住撇了撇嘴。

她五歲那年被人牙子賣給一個鄉紳當婢女，後來年歲漸長，因著面容姣好，府中幾個少爺都喜歡她，經常為了她爭風吃醋。

若是尋常婢女怕是喜不自勝，姣姣卻是煩不勝煩。

這倒也罷了，老爺也起了心思想納她為妾，夫人本就覺得她是個狐媚子，將她幾個兒子都勾壞了，這下更是視她為眼中釘、肉中刺。

姣姣看出夫人的嫉恨，本來都收拾好東西打算連夜逃跑，誰料到那日長寧侯世子辦完差事路過歇腳，一眼瞧上她，想要帶她走。

姣姣見長寧侯世子衣著華貴、氣度不凡，那張臉更是俊美無儔，比老爺和那幾個少爺好多了，又想她畢竟簽了賣身契，手裡還沒多少銀子，若是逃跑只能靠兩條腿，指不定沒幾天就被抓回去以逃奴論處，還不如暫且跟著長寧侯世子，便也沒有什麼反抗。

姣姣原以為長寧侯世子會將自己帶回府，或當婢女或當姨娘，結果卻將她安置在外面的宅子裡，專門請了先生教她琴棋書畫和詩詞歌賦。

姣姣心生警惕，覺得長寧侯世子是想把她培養好了送給達官貴族。

她確實感激長寧侯世子將自己從那虎狼窩裡帶出去，可這並不意味著她願意成為那供人玩樂甚至凌虐的籠中雀。

於是她收拾好東西，趁著眾人午睡時逃跑。

可她畢竟是初次做這種事，不懂遮掩，出城坐上牛車沒多久便被長寧侯世子帶著一眾家丁抓了回去，她那時十分害怕，抱著長寧侯世子的腿求他不要把自己送給旁人，說自己只願伺候他一人。

姣姣如今想起長寧侯世子瞧見自己那沒出息的模樣，臉上遮掩不住的嫌惡都覺得好笑，但也是因著這事，她才得知長寧侯世子心裡有個白月光，那般待她也是因為她們長得極為相似。

明白自己不會淪為權貴玩物後，姣姣便認認真真學習長寧侯世子讓人教的東西，盡心盡力扮演好他的白月光，日子過得倒也安逸。

換做旁人或許會藉機攀上這棵大樹，姣姣卻十分清醒，從始至終都清楚自己只是

替身，以她的身分地位壓根配不上侯府世子。

再加上這一片住著的大多是外室，隔三差五便會上演一場鬧劇，那些外室要麼被主母找上門活活打死，要麼被主子當成玩物送人，更有甚者被幾個男人一起玩弄，就算運氣好被接進府，十有八九也是被害死或者逼死的命。

總之，沒幾個能有好下場。

因此姣姣時時刻刻都在琢磨逃跑的事，這些年她連哄帶騙從長寧侯世子那裡弄來不少銀子，再加上長寧侯夫人給的一百兩，離開後足夠她衣食無憂一輩子。

她越想越高興，那雙潑灑多情的桃花眼熠熠生輝，十分漂亮。

「咚咚咚。」

就在此時，敲門聲再次響起，姣姣心驀地提了起來。

該不會是長寧侯夫人改了主意，心疼銀子，想拿回去，抑或是想將她真嫁給什麼鰥夫永絕後患？

姣姣掃了一眼屋內的陳設，壓根沒法藏人，她暗恨自己沒想法子打個地洞，現在想逃都沒法逃！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她深吸一口氣，裝出楚楚可憐的模樣，硬著頭皮往外走。越靠近大門，姣姣步子就越慢。

可再慢也有走完的時候，姣姣手搭上門栓，幾乎能聽到自己心臟跳動的聲音。葉嬾嬾見她半晌不動，有些疑惑，剛要上前，她心一橫眼一閉，破釜沉舟開了門，再睜開，看到外面站著的不是什麼洪水猛獸，而是穿著粉色衣裙梳著雙丫髻的婢女。

她晃了晃手裡的油紙包，笑靨如花，「姑娘，您要的紅燒肘子買來啦！」

姣姣提著的一口氣瞬間鬆了，整個人都有些虛脫，若非扶著門框，她怕是能直接癱坐到地上。

幸好不是長寧侯夫人派來的人手，否則她別說銀子保不保得住，小命怕是也得交代了。

「姑娘，我方才在外面看到長寧侯府的馬車，連忙躲了，等他們離開才回來，這才有些晚了。」婢女眨了眨眼睛，解釋道：「肘子放到這會兒都涼了，讓廚房熱一下再吃吧。」

姣姣敷衍地點點頭。

往常她這會兒必定歡天喜地拿著肘子往屋裡跑，這會兒卻沒這個心思，她只覺得頭上懸著一把無形的刀，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落下來。

可越是這個時候她越要穩住。

婢女方才不在，還有些困惑，「今日又不休沐，世子怎麼會來？」

姣姣聽到這話，神情瞬間黯淡。

婢女面露擔憂，「姑娘怎麼不高興，可是世子又責罵您了？」

葉嬾嬾不想讓婢女往姣姣傷口上撒鹽，主動答道：「方才來的不是世子，是侯爺夫人。」

「什麼？」婢女猛地扭頭，眼珠子瞪得渾圓，像極了被踩著尾巴的貓，聲音也變

得尖利起來，「侯爺夫人怎麼會過來？」

葉嬾嬾給婢女使了個眼色，「咱們出去說話，順便把肘子熱好送來。」

婢女見姣姣臉色不好看，沒有刨根問底，忙不迭跟著老嬾嬾去了。

姣姣回屋，坐到椅子上，開始盤算接下來的事。

婢女端著片好的肘子進來時就看到她雙目無神盯著紫檀木桌，心裡也有些難受。

「姑娘，這可是您最喜歡的紅燒肘子，先用些吧。」婢女柔聲勸道。

姣姣被香氣勾回了神，她這會兒盤算得差不多了，朝婢女笑了笑，便拿起筷子夾起一片肘子蘸了些醬料送入口中。

聚鮮閣的紅燒肘子是一絕，燉得軟爛入味，醬料也鮮香濃稠，搭配在一起堪稱人間美味。

姣姣吃著這肘子，忍不住為自己掬了一把辛酸淚。

長寧侯世子的白月光衣裙大多素淨淡雅，頭上除了一根白玉髮簪沒有別的倒也罷了，吃的東西卻也十分清淡，這樣活著到底有什麼滋味？

姣姣是個活潑愛鬧的性子，打小便喜歡那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再加上從前當婢女少見葷腥，因此更偏好重口味的肉食，跟那位丞相府小姐截然相反。

穿衣打扮和行為舉止她能忍，吃食方面著實不行，為了口腹之慾，她沒少被長寧侯世子訓斥。

思及此處，姣姣長長歎了一口氣，感慨自己這些年過得著實不易。

也虧得丞相府小姐不是九天玄女或者洛水神女，不然她怕是得每天喝露水過活，那日子才真不是人過的！

「這些年姑娘從未逾矩，還盡心盡力伺候世子，孰料世子還沒大婚就先讓夫人來趕人，他們也太絕情了。」婢女見她長吁短歎，也有些不是滋味，低著頭直抹淚。姣姣連忙裝出一副哀莫大於心死的模樣，心裡其實樂開了花。

婢女靈機一動，提議道：「不如咱們去求侯爺，聽說他為人敦厚，許是會讓姑娘進府呢？」

姣姣聞言，如臨大敵，「不可！」

婢女被她嚇了一跳。

姣姣清了清嗓子，她擔心婢女做傻事帶累自己，便開始糊弄大法，「咱們若是鬧騰開，世子豈不是會名譽掃地，淪為滿京城的笑柄！」

「世子都那樣對姑娘了，您怎麼還這般為他著想？」婢女憤憤不平，還有些不服氣。

「若不是世子，我現在還在鄉紳家為奴為婢，哪兒能來京城過如今的日子？」姣姣放下筷子，神情嚴肅，「無論世子如何打算，我都不會有什麼怨言。」

「姑娘！」婢女見她一根筋，立刻急了，「您也得為自己考慮些才是！」

姣姣看著婢女，明白她是為了自己好，可先不提自己這張臉萬萬不能進侯府，就算進去了，她要麼是個通房，要麼是個小妾，頭上那麼多主子，能有什麼好日子過？更別提自己也不願為了討好男人，一輩子都裝成另一個人的模樣委曲求全。

「那姑娘接下來打算怎麼做？」婢女見姣姣堅持，只得打消了這個念頭，咬了咬

唇問道。

姣姣垂下眼眸，緩緩開口，「我還是想等世子回來，他親自開口，我才會離開。」

「這樣也好。」婢女點點頭，「若是世子改了主意，接您進府，豈不是皆大歡喜？」

姣姣聽到這話，笑了笑，沒有應答。

平心而論，長寧侯世子芝蘭玉樹、品行端正、家世優越，確實是個好郎君。

哪怕他心裡有人，正妻該有的體面一定會給，這是世家公子的涵養，若是能舉案齊眉也不失為佳話。

可自己並非正妻，只是一個上不了檯面的小玩意兒，高興的時候逗一逗，不高興就丟在一邊，若是被旁人看上，開口討要，長寧侯世子說不定也會為了各種緣故點頭。

姣姣對任人擺佈這件事深惡痛絕，比起當籠子裡供人賞玩的金絲雀，她更想當枝頭一隻自由自在的小麻雀，哪怕餓死凍死在外面，也不願一輩子都伏低做小、搖尾乞憐。

婢女以為她將自己的話聽進去了，等姣姣吃完肘子，歡歡喜喜端著碗碟走了。

待她離開，姣姣打開妝匣，從暗格裡拿出一個青色小瓷瓶，心跳陡然加快，眼神卻十分堅定。

成敗在此一舉，可千萬別出什麼岔子。

傍晚，姣姣讓婢女買了不少好酒好菜，還將院裡的下人全都喊來。

她開了一罈女兒紅，一一給眾人滿上，期間說了許多推心置腹的話，承諾若是能進長寧侯府，必定將他們全都帶上。

下人們十分感動，紛紛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姣姣又招呼他們吃菜，一群人熱熱鬧鬧的，都在憧憬進侯府之後揚眉吐氣的日子。

用罷晚膳，各自回屋，婢女正伺候姣姣梳洗，睏意突然湧了上來，她忍不住打了個呵欠。

「妳晚上喝了不少酒，許是醉了，我自己梳洗就成，妳先去睡吧。」姣姣擺了擺手，溫聲道。

「多謝姑娘。」婢女又打了個呵欠，搖搖晃晃往倒座房走去。

姣姣擔心她摔在路上，主動攙扶，等將她放到床上時她呼吸都平穩了。

輕輕推了推，婢女睡得很沉，一時半會兒怕是醒不過來，姣姣便知道是酒菜裡的藥起了效。

各個屋子走了一圈，確定所有人都睡沉了，姣姣心裡一喜，忙不迭小跑著回屋，將收拾好的包袱拿了出來。

她仔仔細細清點了裡面的東西，確定都帶齊了，面上才帶了幾分笑意。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雖說這院子裡下人伺候了她許多年，彼此之間也有了情分，按理來說不會謀害她，可如今長寧侯夫人擺明不會讓她進府，還說世子不會再見她，保不齊就有人眼紅

她剛得的一百兩銀子和這些年積攢下來的好東西，她便先下手為強，下藥放倒他們再逃跑。

姣姣不敢多耽擱，打開妝匣，將白瓷罐子裡面的褐色粉末往臉上和露在外面的肌膚上塗抹，沒一會兒膚色就從瑩白如玉變成經常在外行走的正常模樣。

姣姣又將眉毛描粗了些，改了唇色，加深輪廓，這下任誰見了都不會覺得她是女子。

長寧侯世子因心上人未施粉黛也清麗脫俗，便十分不喜她搗鼓胭脂水粉，但她陽奉陰違，藉著婢女的愛美之心偷偷研究胭脂水粉，多番嘗試，她方才找到了適合的妝容和配方。

收起瓷瓶，她嘴角輕輕翹了翹。

長寧侯世子讓人教她的那些東西除了附庸風雅沒有其他用處，想靠此謀生難於登天，還是她機靈，日後若是實在沒法子，憑藉這門手藝都能把自己養活了。

得意完，姣姣又換上普通男子的裝束，銀兩貼身安置，只在荷包裡放了些碎銀和銅錢以備不時之需。

她最後照了照鏡子，確定沒有疏漏，便做戲做全套，將一封情深意切的書信放在桌上，又去廚房拿了幾個餅子裝好，捎上水囊，匆匆往外走。

推開院門，姣姣看著外面漆黑陰森的道路有些膽怯，但想到自己不離開的後果，她回頭看了一眼住了幾年的小院，眼中帶了幾分決絕。

姣姣深吸一口氣，頭也不回地走了。

兩個月後，雲溪鎮，雲溪鎮縣丞的紈褲兒子剛從外祖家回來。

他像往常那般帶著幾個狗腿子在街上閒逛，好不容易看到個稍有姿色的，正打算上前調戲，突然被人拉住。

紈褲不爽皺眉，「嘖」了一聲正要發作，就見狗腿子拚命朝他使眼色。

他心裡一驚，以為碰到自己那個不近人情的親爹，正打算滑跪求饒，可順著狗腿子指的方向看去，卻見一個穿著紅衣綠裙、滿頭珠翠的姑娘嫋嫋婷婷走在前頭。

那姑娘雖打扮得俗氣了些，那窈窕的身段、優雅的步態，卻無一不叫人心神蕩漾。沒想到在這窮鄉僻壤能碰到這樣一個絕色美人，紈褲眼睛都直了，眼瞧著美人即將離開，他連忙出聲道：「姑娘留步！」

紅衣女子腳步頓住，緩緩轉身，髮髻珠釵輕輕搖晃，美不勝收。

紈褲和幾個狗腿子屏息凝神，想要一睹芳容，壓根沒注意到兩邊商鋪的店家憋笑都快憋出了內傷。

「公子可是在叫我？」

這聲音清潤悅耳，彷彿珠落玉盤，紈褲只覺得心都酥了，他暗暗發誓，不論這姑娘家裡多窮、哪怕有婚約在身，他都要將人搶來給自己當第六個通房丫頭！

終於，那姑娘轉過身來，一陣風吹過，遮住半張臉的髮絲水波般蕩開。

看清她的面容，紈褲和狗腿子們齊齊倒吸一口涼氣，若非這會兒是大白天，周圍

還有不少人，紈褲差點大喊一聲「鬼啊」，然後撒丫子狂奔！

這姑娘長了一張小巧精緻的瓜子臉，還有著一雙含情桃花眼，鼻梁高挺，嘴唇嫣紅，按理來說是個美人胚子，只可惜膚色蠟黃不說，黑色胎記還占了半張臉，另外半邊鼻子旁邊也有個黃豆大的黑痣，著實叫人頭皮發麻。

「公子？」紅衣姑娘有些疑惑，試探性上前一步。

紈褲頓時退了無數步，差點一屁股坐到地上。

狗腿子忍著噁心呵斥道：「哪裡來的醜八怪，還不趕緊滾，沒看到我們少爺被妳嚇到了？」

聽到「醜八怪」三個字，那姑娘先是一愣，隨即慌忙低下頭，用頭髮將臉蓋住。這麼一遮，只露出她形狀優美的唇和尖尖的下巴，配上那弱柳扶風的身段，倒有些我見猶憐，狗腿子瞧得有些愣神，可想到她那恐怖的胎記和黃豆大的痣，腹中又是一陣翻江倒海，咬咬牙揮手驅趕對方離開。

縣丞家的獨苗緩了好一陣方才回神，可只要想到女子那張臉就忍不住打冷戰，這下徹底沒了獵豔的心思，只想著趕緊回府，看看自己那幾個漂亮通房，好好洗洗眼睛。

另一邊，紅衣女子掩面離開，待進到無人的小巷，突然俯身，笑得渾身顫抖。

沒錯，這人便是連夜離開京城的姣姣，如今名叫沐雲嵐。

她先前因著容貌惹了不少麻煩，如今學聰明了，怎麼難看怎麼來，再不用擔心被人覬覦，而每回聽別人罵她醜，她面上自卑惶恐，心裡卻樂開了花，還覺得挺有趣。

笑夠了，她揉了揉發酸的臉頰，提著籃子慢悠悠往前走。

進了甜水巷，行到第三個院子外頭，她拿出鑰匙開門進屋。

這是一間再普通不過的小院，外牆有不少裂紋，木屋上的漆也有些斑駁脫落，不過收拾得十分乾淨，靠院門的地方種著不少青菜，還有一些蔥蒜，臨近屋子的地方則養了幾隻雞和兔子，此外院中還有一株桃樹，上面滿是花苞，別有一番趣味。進門後，她熟練地從裡面上鎖，將竹籃放到院子裡的石桌上，想了想，握緊手中的簪子往西廂房去了。

床上躺著的男人閉著眼，暫時沒有醒過來的跡象。

沐雲嵐稍稍鬆了一口氣，搬了把凳子坐到床邊，雙手托腮盯著男人發呆。

儘管她把臉弄成這副鬼樣子，平日裡也深居簡出的，可她到底孤身一人，依舊被不少心懷不軌的人盯上。

前幾日上山挖野菜，她意外看到重傷昏迷的男人，見男人衣著不凡，想必是哪家公子哥兒遇見匪盜，九死一生才逃出來，便起了用救命之恩換庇佑的念頭。

可是左等右等，男人就是醒不過來，沐雲嵐又擔憂男人會死在自己家裡，好端端的屋子就這樣成了凶宅。

她抵了抵唇，將手放到男人鼻下，察覺還有呼吸，方才安心。

男人生得極好，一雙墨眉斜飛入鬢，鼻梁高挺，嘴唇薄削，身材也極好，她每次幫男人上藥和擦洗身子都面紅耳赤，不敢多看。

男人身上除了這次受的傷，還有許多兵器留下的痕跡，卻並不可怖，反而增添了幾分野性之美。

沐雲嵐離開京城時還有些惋惜，長寧侯世子雖對她沒個好臉色，只把她當做丞相府小姐的替身，那長相氣度卻是沒話說。

她有時被長寧侯世子不近人情的態度弄惱了，可只要看到對方那張俊美無儔的臉，火氣便散了大半。

她能給長寧侯世子當那麼久的外室，對方那張臉也是一個緣故，只是沒想到自己運氣這麼好，隨手一撿便能撿到這般俊俏的男人，容貌竟然完全不輸長寧侯世子。沐雲嵐嘴角微勾，覺得光對著男人這張臉，自己都能多吃半碗飯。

「咚咚咚。」

沐雲嵐正胡思亂想，敲門聲突然響起。

她嚇了一跳，連忙起身朝外喊道：「來了！」

沐雲嵐走得太快，因而沒瞧見男人眼瞼輕輕動了動。

門開後，外面站著個穿著紫紅色衣裙、頭上戴著一朵大紅花、滿臉喜慶的矮胖婦人，沐雲嵐嘴角下撇就要關門。

王媒婆是個人精，搶先一步身段靈活地擠了進來，笑得十分熱情，「雲嵐啊，上次給妳相看的那個妳不是不滿意，這不，我又給妳找了個！」她扭頭喊了聲，「二狗，你愣著幹麼，還不進來？」

沐雲嵐聽到這名字，眉頭就皺了起來，當她看到那賊眉鼠眼的青年時更是厭惡得不行。

她沒得罪過這王媒婆吧，怎麼非要把一些歪瓜裂棗往她這裡塞？

兩個月裡，這王媒婆先是給她找了個有強勢親娘的傻子，又找了個癩腿瞎眼她都能喊爺爺的鰥夫，前些日子好不容易才打發了那個硬生生折磨死髮妻還帶著兩個孩子的酒鬼，如今又來一個看著就不是什麼好人的傢伙。

沐雲嵐強忍手撕王媒婆的衝動，深吸一口氣，儘量用平穩的語氣說道：「王嬪子，我初來乍到，暫且沒有成親的念頭，如今一個人過得挺好，暫時不打算相看人家。」她是故意扮醜嚇唬人，這男人醜倒也罷了還神色猥瑣，真跟這人一起生活，別說睡一張床做些夫妻間的事，就連看到這人都噁心。

「這怎麼行，妳如今都十七了，本就是個老姑娘，再拖下去豈不是更沒人要了！」王媒婆單手扞腰，擺出長輩的架勢，「妳不是不想要身體有殘缺或者有孩子和年紀大的，我這娘家侄兒如今不過二十五，至今未曾娶妻，身體也康健，這回妳總該滿意了吧？」

沐雲嵐差點被她氣笑了，難怪王媒婆先前總給她介紹那些不入流的男人，原來是在這兒等著。

換做其他姑娘，相看的男人一個不如一個，這時候遇到個沒那麼差的許是會鬆口，她卻不是那不諳世事的小姑娘，沒那麼好騙。

任憑王媒婆如何舌粲蓮花，將娘家侄兒誇得天上有地上無的，沐雲嵐都咬死了不答應。

王媒婆說得口乾舌燥，見沐雲嵐依舊是一副油鹽不進的模樣，便帶了幾分惱意，「我說妳怎麼這麼挑剔，就妳這張臉，尋常人家誰敢娶妳？這個不滿意，那個也不滿意，怎麼，難不成還想進宮當娘娘？」

沐雲嵐呵呵一笑，「進宮當娘娘就算了，我才不願跟那麼多女人搶一個男人，還有被害死的風險，如今不過是想找個普通人過安穩日子，怎麼就挑剔了？」

王媒婆啞口無言，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時，王二狗卻是早就不耐煩了，竟直接上前一把摟住沐雲嵐就往屋裡去。

沐雲嵐沒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王二狗膽子竟然這般大，震驚過後就要喊人，然而王二狗沒少做這欺凌女子的事，動作熟練地捂住她的嘴。

他的手又粗又黑，還有一股難聞的味兒，沐雲嵐差點嘔出來，眼角餘光瞥見王媒婆驚慌過後匆匆忙忙去關院門，明顯打算助紂為虐，心涼了半截。

王二狗將沐雲嵐按到床上，惡狠狠威脅道：「妳老實點，若是乖乖聽話，小爺自然好好疼妳，讓妳快活似神仙，若是不配合，萬一傷著哪裡，直接爛掉，可別後悔！」

沐雲嵐自知力氣小，必定敵不過王二狗，反抗只會激得對方凶性大發，便假意屈從，「我、我聽話，求你別……」

王二狗原先還覺得沐雲嵐臉也太嚇人了，有些下不了嘴，可這會兒瞧著對方楚楚可憐的模樣，又來了幾分興致。

那些窯姐兒雖風情萬種會伺候人，可到底是被玩爛的貨色，這丫頭沒開苞，應當別有一番風味。

對上王二狗淫邪的目光，沐雲嵐垂下眼，斂去其中的寒意。

她好不容易擺脫奴籍，繼而扔掉那外室的低賤身分，如今有房有銀子還有謀生的手段，終於過上人過的日子，怎麼可能會屈從這樣一個畜生？

趁王二狗沒注意，沐雲嵐不動聲色摸到藏在枕頭底下的匕首，冷不防刺向他的眼睛，王二狗吃痛，捂住傷口，慘叫出聲。

沐雲嵐不敢耽誤，連忙推開王二狗，逮著這個機會就往外跑！

王媒婆聽到屋裡的動靜便知不好，見沐雲嵐逃了出來，趕忙上前抓人，卻被沐雲嵐劃傷了手臂。

沐雲嵐一邊揮動匕首不叫王媒婆近身，一邊奮力喊了起來——

「走水了，快來人啊！我家走水了！」

「楊叔楊嬸、宋大娘，火快燒到你們院子了！」

「快來幫忙啊！」

甜水巷住著的都是些小老百姓，若是喊救命，他們不一定有那個膽子過來，可若是走水了還要燒到他們家，必然不會坐視不理。

眼看著那王媒婆逐漸後退，大門近在咫尺，沐雲嵐正打算將對方撞開好逃出生天，頭皮突然一緊，緊接著她就被人從身後扯住頭髮用力甩到地上，不等她爬起來手裡的匕首便被奪了過去，扔得遠遠的。

王二狗右眼被刺傷，血流了半張臉，此刻憤怒到極點，又見事情鬧大，一不做二

不休，也不講究什麼體面，便打算直接在這院子裡凌辱她，就算外人衝進來，只需說是家務事，旁人也不敢再管。

他們王家在雲溪鎮待了有些年頭，豈是一個沒根基的丫頭能抗衡的？

王二狗這樣想著，便掀起沐雲嵐的裙襖去扒她褲子。

沐雲嵐臉漲得通紅，依舊不肯坐以待斃，又拔下頭上的簪子刺向王二狗的手臂！王二狗被這突如其來的疼痛弄得萎了，與此同時火氣衝了上來，冷笑一聲，「既然妳趕著去投胎，那我就成全妳！」

話音剛落，他掐著沐雲嵐脖子的手驟然收緊！

沐雲嵐神色痛苦，臉也變得紫脹起來，她拚命抓著王二狗的手，想要扯開，卻沒有半點作用，她掙扎的力道越來越小，最後變得十分微弱。

兩滴清淚從眼尾滑落，沒入烏黑雲鬢中，沐雲嵐心中滿是悲涼和不甘，卻毫無辦法。

恰在此時，外面傳來急促的敲門聲，方才聽到動靜的街坊鄰居們來了。

沐雲嵐黯淡的眸子驟然生出光亮，以為王二狗會就此收手，誰知王二狗視若無睹，手中的力度又增加幾分，王媒婆慌亂之下還拿起劈柴用的斧頭朝她走了過來。

這兩人竟然打算殺人滅口！

沐雲嵐目眦盡裂，奮力掙扎起來，喉嚨裡也發出「呵呵」的聲音，王二狗差點沒能按住。

「姑母還愣著做什麼，還不快點！」王二狗催促道。

王媒婆頭一次殺人，自己也怕得很，可比起殺人，她更恐懼牢底坐穿，於是深吸一口氣舉起斧頭，喃喃道：「雲嵐，實在對不住，妳要怪就怪妳自己太不識相，千萬別變成厲鬼來找我啊。」

說完，她便閉著眼，對著沐雲嵐的腦袋劈了下去！